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三十八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八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序康王既尸天子傳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音義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傳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疏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

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内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康王之誥傳求諸侯之見匡弼

王出在應門之内傳出畢門立應門内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黄朱傳諸侯皆陳四黄馬朱鬣以為庭實賔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傳賔諸侯也舉奉圭

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傳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音義乘繩證反鬛力輒反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遥反喪息浪反贄音至盡子忍反

疏正義曰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鬛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賔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

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嬿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傳正義曰出在門内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嬿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黄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黄正是馬色黄矣黄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

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黄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

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别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周禮大祝辯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令為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傳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内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傳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傳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敬之哉傳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傳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音義羑羊九反馬云道也戡音堪遺唯季反注及下同施以豉反壞音怪疏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

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强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傳正義曰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羑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羑道也文王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强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傳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内惟予一人釗報誥傳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傳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傳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傳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傳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

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令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傳言雖汝身在外土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傳當各

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音義 句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底至齊信馬讀底至齊絕句底之履反熊音雄羆彼皮反畀必利反徐甫至反王于況反傳直專反督丁木反鞠居六反

疏 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侯者樹之以為藩屏

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令諸侯之祖故
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
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
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為國君汝
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
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
已也○予一人釗者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
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
又戒之使輔已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
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
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
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孔以富
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
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孔
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
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

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傳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釋冕反喪服傳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音義去羌呂反疏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序康王命作册畢傳命爲册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傳分别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作畢命音義别彼列反疏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册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别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叙其事作畢命傳正義曰周禮内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册者命内史爲册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册命畢公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歴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别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别使惡者慕善非分别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

圻愼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畢命傳言畢公見命之書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傳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傳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傳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音義朏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憒反朝直遙反鎬户老反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疏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

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壬中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

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歴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傳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

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傳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傳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傳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傳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

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傳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於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傳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音義大音泰毖音秘近如字又附近之近度待洛反舊作待路反上時掌反更古衡反懋音茂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疏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歴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傳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大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

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卄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

敬仰師法之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傳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傳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傳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

四海傳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傳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傳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絶公其念絶之音義治直吏反下政治同

別彼列反癉丁但反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好呼報反覆芳服反疏正義曰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

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絶公其念絶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癉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傚之揚其善聲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

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絶公其念絶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傳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傳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傳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傳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

其心惟難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傳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音義

鮮息淺反悖布内反敝步寐反怙音户侈若瓜反厭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艷反

疏

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般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侉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

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久怙恃己之奢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侉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今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厭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傳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寛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傳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后恊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傳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四夷左衽罔不咸頼予小子永膺多福傳言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傳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傳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傳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傳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傳敬順

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音義治直吏反施始豉反浸子鴆反衽而甚反又而鴆反為于偽反少詩照反疏傳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序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傳穆王康王孫昭王子

作君牙傳君牙臣名音義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疏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

君牙傳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傳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

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傳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傳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傳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音義畫胡卦反蹈徒報反噬市制反陷陷沒之陷疏傳正義曰周禮

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傳令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傳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傳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夏暑雨小民

惟曰怨咨傳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傳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傳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音義膂音旅累劣偽反令力呈反易以豉反疏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令命汝為大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

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歎天不可怨民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為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正義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為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令以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傳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傳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傳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

道無邪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傳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音義缺苦穴反疏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

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傳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傳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音義治直吏反下注同辟必亦反疏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

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傳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作冏命音義冏九永反字亦作臩長丁丈反疏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傳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

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叙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為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冏命傳以冏見命名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傳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傳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傳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

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傳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傳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傳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音義怵勑律反惕他歷反礙五代反御如字一音禦從才用反注及下注侍從同疏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怵惕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

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中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傳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傳言恃左右之臣彈正

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　音義　繩市陵反俾必爾反　疏　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　傳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其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舉發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傳　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慝乃后德交修不逮　傳　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　慎簡

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傳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音義更古衡反便婢緜反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疏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偽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輅戎僕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

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顔色以媚説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子産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側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傳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傳

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傳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傳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傳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傳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音義眤女乙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導也瘝故頑反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傳歎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序吕命傳吕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傳吕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吕刑音義贖音蜀注及下同

疏正義曰吕侯得穆王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吕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吕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録其事作吕刑

傳正義曰吕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吕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吕侯受王命入為

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主刑也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

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大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閒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

呂刑傳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疏傳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别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傳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

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以詰四方傳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音義耄本亦作薹毛報反切韻莫報反度待洛反注同馬如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

疏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

傳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修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

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傳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傳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曰法傳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黄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傳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傳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傳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棼棼同惡

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傳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傳君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絶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音義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椓丁角反

黥其京反麗力馳反并必政反泯面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聞音問又如字注同腥音星**疏**正義行下孟反皇帝皇宜作君字帝堯也遏於葛反**疏**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于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為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己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刵截人耳劓截人鼻劅椓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

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為惡泯泯為亂棼棼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威止絶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為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為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莫能伐之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

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説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黄帝所滅言黄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説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黄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

不相寇賊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
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為梟為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
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刼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
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
也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
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
制之用五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皋陶五刑
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
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
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
也鄭玄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
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
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
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
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
帝之後諸侯共工也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

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為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為此刑也椓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黥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瀆謂慣瀆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棼棼擾攘之狀泯泯為亂習為亂也棼棼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德刑苗民自

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傳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傳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

無有掩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傳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音義重直龍反黎力兮反棐音匪又芳鬼反鰥居頑反清問馬云清訊也疏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

得其所也傳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官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絶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因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

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説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説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絶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别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絶苗民於鄭義為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説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此經二句説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

行威不能威肅令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傳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傳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音義折之設反

下同馬鄭王皆音恕馬云智也種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祗止而反疏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傳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

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傳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彞傳天下皆勤

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

教音義治直吏反疏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於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非

訖于威惟訖于富傳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絶於威惟絶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傳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傳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音義賂來故反疏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絶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絶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絶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

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絶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絶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絶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傳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傳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傳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傳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傳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絶

厥世傳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絶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音義 為于偽反任而鴆反重輕重之重麗力馳反蠲吉緣反咎其九反

疏 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乎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絶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正義曰伯夷典禮皐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皐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

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潔也天不潔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傳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今爾罔不由慰

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傳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傳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傳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

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

音義 聽如字又他經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日人實反一音曰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必爾反馬本作矜矜哀也

疏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令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

令其謙而勿自恃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正義曰此總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令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與欲使為行稱天意也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

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己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己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己實有美德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傳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傳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

輕重所宜乎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傳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傳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傳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傳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傳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傳以病所

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傳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稽傳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傳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音義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度待洛反注同馬云造謀也造七報反注同核幸革反應應對之應下同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疏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

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

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為因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剕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

五罰令其出金贖刑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强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因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

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即此是也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

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之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為可刑或以為可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因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傳刻其顙而涅之曰墨

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
各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截鼻曰劓刑
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傳刖足
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閱實其罪傳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
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閱實其罪傳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
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

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傳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音義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鍰也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鍰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鍰俗儒近是閔音悅顙素黨反涅乃結反剕扶謂反倍差側加反下同傳云五百鍰也馬云倍二百為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二鍰三分鍰之一也刖音月又五割反絕也見賢遍反

疏傳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

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為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黄金此言黄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黄鐵舜典傳言黄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黄金或言黄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絶也是刖者斷絶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劓倍墨剕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宫六百鍰知倍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

相校猶少刖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㝡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罪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令死疑入宮宮疑入剕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

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傳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傳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適輕下服傳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傳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非齊有倫有要傳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音義僭子念反并必政反數色住反疏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因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刑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正義曰罪條雖

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能盡賢其間或有向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因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為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

者也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傳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傳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傳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傳當憐下人之犯法

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傳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傳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音義當丁浪反上時掌反下注同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疏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

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踈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没故戒之傳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

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下之上故并亦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傳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傳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

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傳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傳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傳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傳當長畏懼惟為天

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傳天道罰不中令

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音義

儆音景相如字馬息浪反　疏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

助也治直吏反令力呈反　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

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

於刑當敬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令上天治民命人君為

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

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

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

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

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

則不違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

以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以相為治令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搆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

長安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

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傳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傳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傳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

法之為無疆之辭音義屬音燭疏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尚書注疏卷十八

尚書注疏卷十八考證

康王之誥序○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則文勢自相接連

賓稱奉圭兼幣疏圭是致馬之物○臣名南按致馬舊本作文馬非也据覲禮賈疏皆以壁帛致之監本作致字是

又疏按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臣名南按覲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康成注卓

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産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此疏馬卓上當有匹字而卓字譌阜則刊本之誤也今改正

誕受羑若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金履祥曰孔傳解羑字作天道蘇氏解作羑里俱非也字書羑進善也即今誘字說文羑或作誘則羑若乃天誘其衷之意

惟新陟王傳惟周家新升王位○蔡沈曰陟升也成王
未謚故曰新陟王
底至齊信音義馬讀底至齊絶句○臣浩按傳疏讀至
信字絶句與馬融讀不同
畢命序康王命作册畢○王應麟曰史記周本紀康王
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
旣歷三紀世變風移○王炎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
商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卒依於周者八百

年見周家仁厚之至王應麟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于何其訓疏我聞古人言曰 至禦止也○此疏四段共四百八十八字監本誤移於後文欽若先王成烈之下今移正

君牙序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音義或作君雅○臣

名南按禮記緇衣引此篇暑雨祁寒之文作君雅曰

康成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監本及别本並作君

惟非是今改正

又疏穆王命其臣一段○監本誤刻於經文涉于春

氷之下今移正

亦惟先正之臣○蔡沈本作先王之臣陳櫟曰先正説

見説命當從孔傳臣名南按後文又言乃惟由先正

舊典時式則此文作先正之臣是也

率乃祖考之攸行○陳傅良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傳太僕長大御中大夫○夏僎曰周禮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二孔氏以為太御之官當兩存之 臣名南按孔傳所以訓太僕正為太馭者以太馭是中大夫太僕是下大夫耳然此兩官各不相統

以經文證之是太僕非太馭也太僕掌正王之服位

治朝燕朝出入與俱建路鼓以節早晏隨飲射而相

禮容故曰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掌

出入王之大命故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也掌路鼓

之政以達窮民故曰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也太僕之

下有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

二人又隸僕下士二人故曰正於羣僕侍御之臣也

何必以太馭解太僕耶周本紀曰穆王即位春秋巳

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䍐古同

字申誡太僕國之政作䍐命復寧但云太僕不云太

僕正是也經文作大正猶曰長官耳

愼簡乃僚疏襄三十一年左傳○監本脫一字今添

吕刑序疏不可頓使太輕○頓字監本譌頻今改正

吕刑傳故或稱甫刑○監本脫或字據舊本及疏添

惟吕命傳言吕侯見命為卿○臣名南按為卿即前傳

所云為天子司寇也史記注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

穆王以甫侯為相此又一說

王享國百年耄荒句○蘇軾謂荒字當屬下句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荒度土功朱子謂蘇讀甚有理

蚩尤惟始作亂傳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疏九黎非蚩尤也○臣名南按此係孔傳之謬疏能辨正是也鄭曉曰黄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九黎及三苗皆南蠻非一種也此說尤為明白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傳君帝帝堯也疏下句即云乃

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

臣召南按此疏甚確宋儒以虞書言竄三苗分北三苗皆是舜事又表記引德威惟畏二句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遂謂是帝舜金履祥曰蓋堯老舜攝之時則融二說為一矣又按傳及音義經文皇帝

應作君帝

皇帝清問下民○王應麟曰趙岐注孟子引此文但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折民漢書刑法志作悊民李光地曰三后首伯夷葢因上文言天地神人之事而秩宗之職治神人和上下故也

三后成功○臣召南按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葢吝之也按賜說書可謂陋矣此篇重在刑官故以三后作引正是尊皋陶耳

惟克天德○王應麟曰舜皋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

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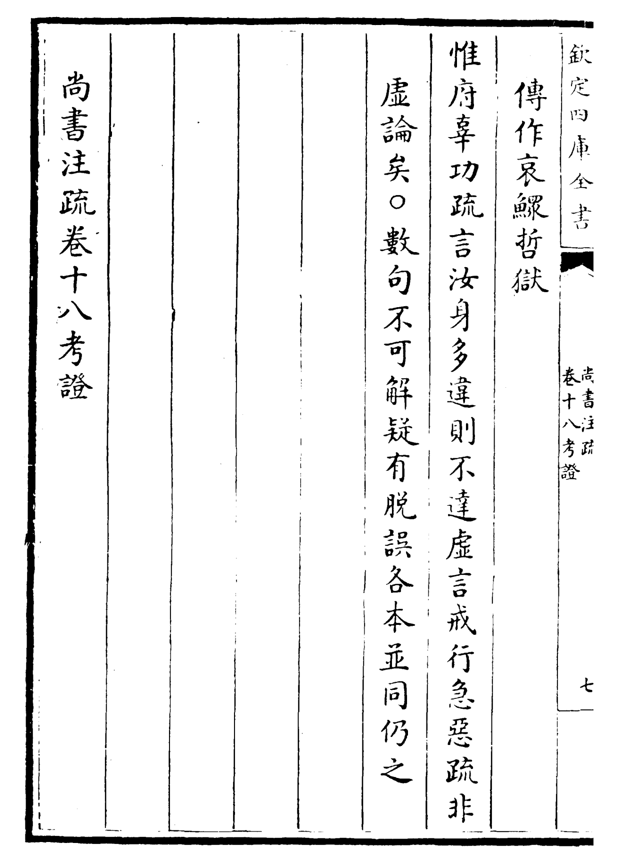
幼子童孫○林之奇曰穆王享國百年故諸侯或其子孫也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臣名南按孔疏則本文作曰勤故陸氏音義亦云一音曰也金履祥謂孔氏作曰後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又讀為日然陸氏已讀作日矣

天齊于民句俾我句一日非終句惟終在人句○臣台南按今文讀至一日為句楊賜封事引此文作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可證也宋儒本之以非終惟終為句在人為句

其審克之○呂祖謙曰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臣台南按審即虞書所謂明也克即虞書所謂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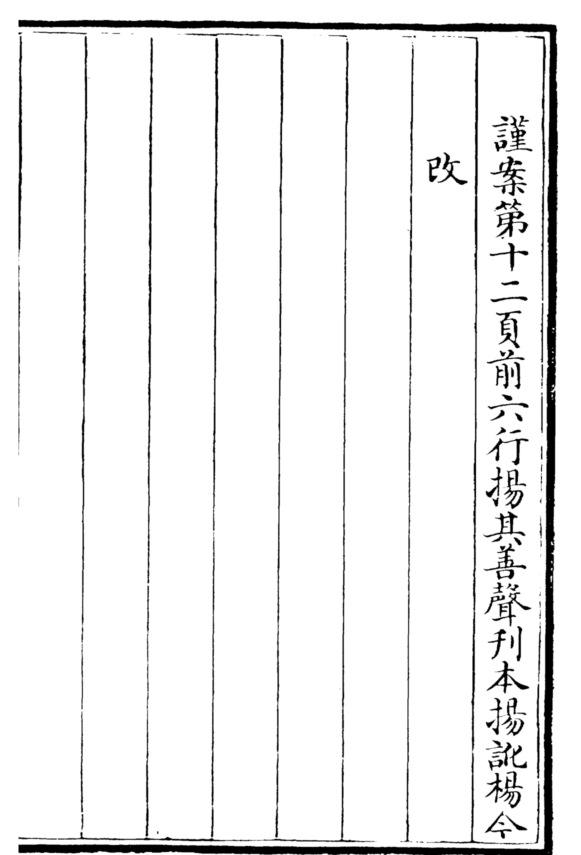
哀敬折獄○王應麟曰大傳作哀矜哲獄漢書于定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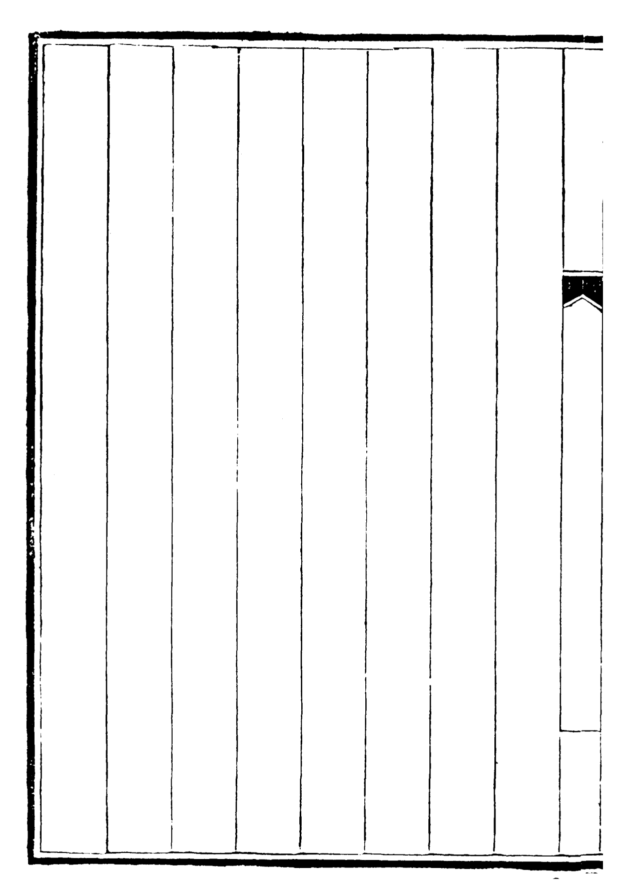
傳作哀鰥哲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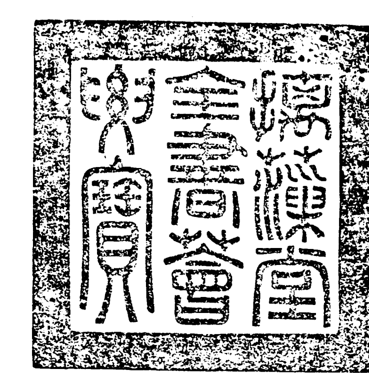
惟府辜功疏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數句不可解疑有脱誤各本並同仍之

尚書注疏卷十八考證



謹案第十二頁前六行揚其善聲刋本揚訛楊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莊經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三十九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九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傳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傳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音義平王馬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勑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疏正義曰幽

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

傳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玄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為

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瓚周本紀云幽王嬖襃姒襃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襃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文侯之命傳平王命為侯伯疏

傳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

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晉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傳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别之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傳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傳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傳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懐在位傳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音義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亦作誼别彼列反聞音問王于疏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況反辟必亦反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

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傳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别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

愆傳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

敗祖業隤隕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傳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恵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傳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音義予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隤杜回反隕于敏反殄大見反

疏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恵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前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

之致自恨巳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正義曰此經所言追叙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絶其資用恵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絶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此經亦是追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巳自懼將来復然故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

下句思得賢臣

予一人永綏在位傳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

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傳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奬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傳言汝令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傳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音義辟扶亦反扞下

旦反注同疏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會合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為多甚脩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也

傳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

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奬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須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為孝也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傳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内上下用賚爾秬鬯一卣傳黒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傳彤赤盧黒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四匹傳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傳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

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傳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音義令力呈反賚力代反卣音酉又音由釀女亮反彤徒冬反供音恭核戶革反治直吏反

疏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鐏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

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彜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為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説釀黑黍之米為酒築鬱金之草煑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彜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彜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彜云春祠夏禴祼用鷄彜鳥彜秋嘗冬烝祼用斝彜黃彜則祭時實鬯酒於彜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彜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彤字從丹旅

字從玄故彤赤旅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旅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强弱之名彤旅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為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疋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

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内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傳始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傳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作費誓傳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

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音義伯禽魯侯名不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費音秘 疏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

費誓傳費魯東郊之地名疏傳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

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傳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内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静聽誓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傳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叙故錯居九州之内秦始皇逐出之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傳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傳備汝弓矢弓

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音義譁戶
瓜反監工銜反敹了彫反敿居表反弔音的鎧苦代反
兜丁侯反鍪音矛楯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
反鍛丁亂反礪力世反鍊來見反
疏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
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令往征此淮浦之東徐州之戎
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
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
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
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
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
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
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
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

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塡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叙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

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為有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其善者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敽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為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飾鄭云敽猶繫也王肅云敽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善也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傳令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

傷汝則有常刑傳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音義牿工毒反杜本又作敜擭華化反徐戶覆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檻戶減反窒珍栗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疏正義曰此戒軍旁之民也令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擭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為牿牛馬而知牿即閑牢之謂也故

言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謂傷牛馬牿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牿為梏牿之牿施牿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周禮冥氏掌為阱擭以攻猛獸知穽擭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為名擭以得獸為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窒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令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産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穽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剽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傳馬牛其有風佚臣

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祗復之我商賚汝傳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傳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傳軍人無敢暴刼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傳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傳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峙乃糗糧無敢不

逮汝則有大刑傳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傳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傳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傳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

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音義逋布呉反佚音逸商如字徐音章賫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攘如羊反垣音袁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糒音備楨徐音貞榦工翰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疏正義曰馬牛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于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日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

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糧儲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令律乏軍興者斬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總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為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

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内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内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葢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内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闚望城内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乗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乗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上云

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不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為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産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隷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隷舂槀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隷女子入於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隷舂人槀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且芻茭鄭云茭乾芻也

序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傳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囙其

三師還歸作秦誓傳晉舍三師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音義秦穆公伐鄭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師色類反下注同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崤戶交反塞悉代反假工下反疏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師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因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師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

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秦誓傳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傳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傳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傳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

順忠臣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傳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傳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音義樂音洛俾必爾反下同復扶又反疏正義曰穆公自悔伐鄭乃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

自悔也令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過也傳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為樂對曰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適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傳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音義為于偽反下為我謀同　疏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盖謂杞子之類國内亦當有此人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黄髮則罔所愆傳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黄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傳勇武番番之

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傳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音義番音波仡許訖反又魚乞反馬本作訖訖無所省録之貌徐云强狀射神夜反疏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傳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

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傳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音義截才節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諞音辮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疏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獨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

前用巧佞之人令将任寛容善士也傳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善諞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帯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帯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猶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将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為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寛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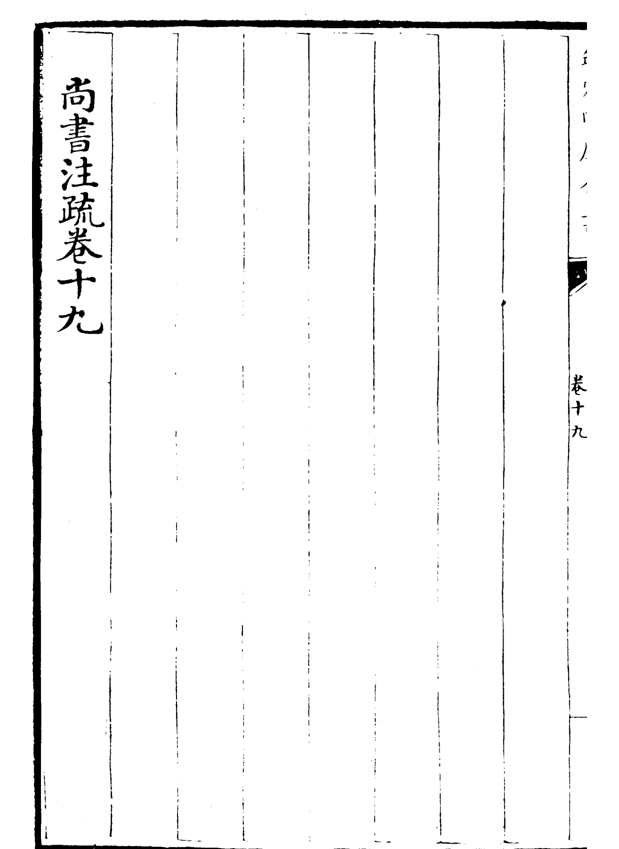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傳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傳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音義好呼報反啻始豉反疏正義曰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興邦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傳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

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傳冐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音義冐莫報反注同惡烏路反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殆唐在反疏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冐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正義曰傳以冐為覆冐之冐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邦之杌隉曰由一人傳杌隉不安言危也一

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傳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

音義杌五骨反隉五結反徐語折反疏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隉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注疏卷十九

尚書注疏卷十九考證

文侯之命序疏○監本誤刻於標目之下今移正

文侯之命○胡安國曰詩降于黍離書止於文侯之命於是春秋作矣

王若曰父義和傳義和字也疏左傳以文侯名仇○臣召南按文侯唐叔之九世孫穆侯之子也左傳曰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即文侯也又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文侯十年周幽王為犬

戎所殺十一年平王東遷洛邑然則此篇其作於平王元年乎

費誓序傳諸侯之事而連帝王○臣召南按傳言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録以備王事猶詩録商魯之頌其義正大光明故吕祖謙深取其説而譏後儒議論皆以私意窺聖人也

費誓傳費魯東郊之地名○臣召南按費去魯尚遠不

得即言東郊當是魯公帥諸侯之師至費地將戰而誓軍士非戰於魯國近郊也孔傳因書序有東郊不開之文遂誤以費地為東郊耳蘇軾謂費在東海郡非魯東郊乃當時治兵於費所見甚卓甘誓牧誓費誓皆以所戰之地為誓名也

徂兹○蘇軾謂猶言往者王克耘曰當從孔傳解作往征

魯人三郊三遂○蘇軾曰言魯人以别之知當時有諸

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

秦誓序還歸作秦誓○蔡沈曰以經文考之穆公之悔

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也序亦不明此意

金履祥曰秦晉交兵之故具見左傳而不言作誓之

事書序誤云敗崤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於取王

官及郊封崤尸之後穆公亦自是不復東征矣臣召

南按謂誓作于崤敗時自書序後諸儒並守其說然

以春秋證之穆公雖素服郊次嚮師而哭自此兵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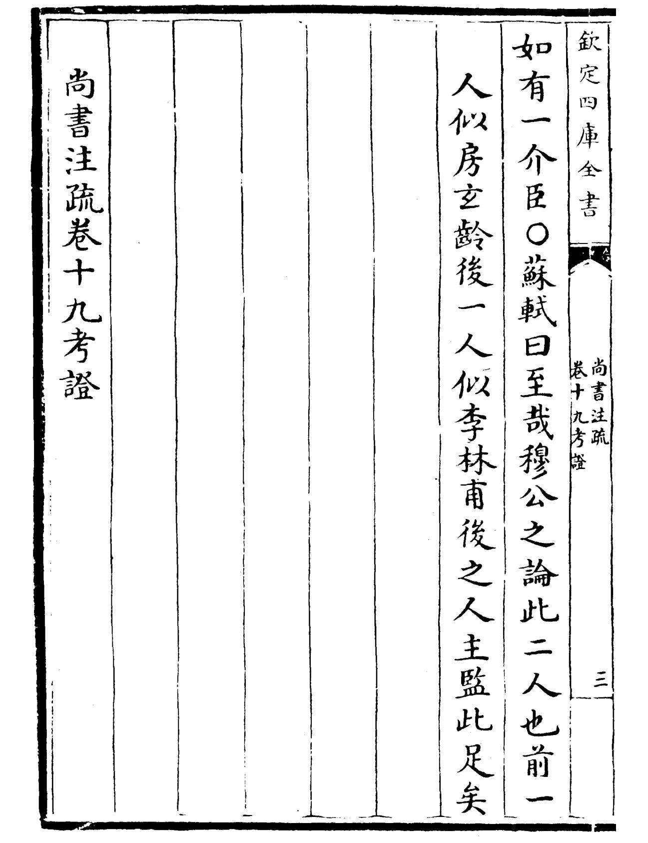
禍結曾無改悔之心則史記謂此誓作于取王官之後可信也金履祥説雖新實確可以補孔疏所不及

疏襄公在喪墨線經○經監本訛經今改正

番番良士○王十朋曰番番與申伯番番同

旅力既愆傳衆力○陳師凱曰張氏謂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既愆已皆不及人也

仡仡勇夫○蔡沈曰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也



如有一介臣○蘇軾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尚書注疏卷十九考證

侍讀臣召南謹言按孔子序書斷自唐堯下訖襄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出治之大經大法燦然完備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葢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祕府事寑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

半西京劉向合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太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稍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傳江左至隋開皇始頒學官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撰五經正義於是尚書家之説又廢者半行者半專用孔傳今文三家訓解遂佚不傳論者謂注經最後出者傳世最遠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

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
半穎達同時有馬嘉運摭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
其繆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信傳者半疑傳者半
矣劉敞程子王安石蘇軾諸儒考脫簡訂句讀每
離傳以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信經者半
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所著依小序酌傳疏
猶不過畧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
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為僞者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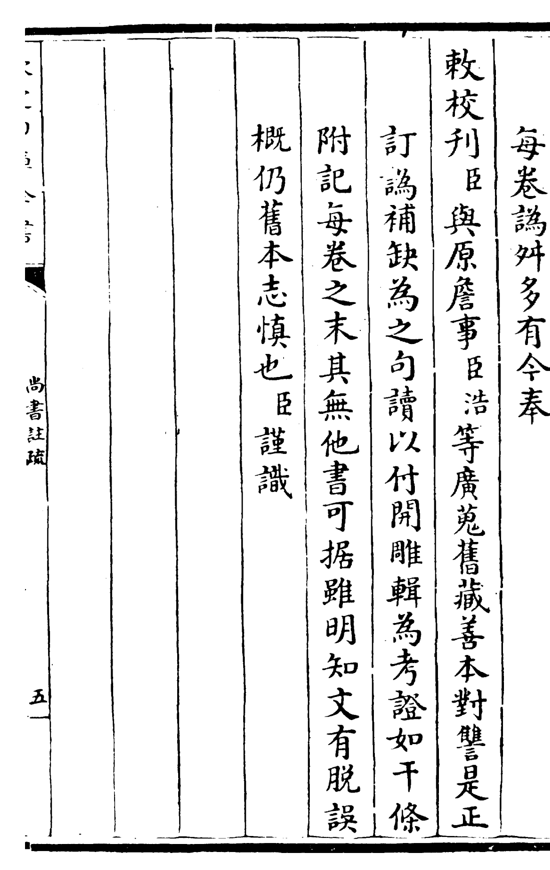
有吴棫至元吴澄明郝敬直謂尚書真者半偽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爲經當留者半删者半此則不可以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絶不相類如較偽太誓白魚赤烏之妄偽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蚪為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説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閲世自漢至晋不

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間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為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犂然足為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叙後啟箕疇湯誥言降衷恒性仲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根本具在古文不可没也如必尋瘢索垢則令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訛字異在所不

免据論語孟子有堯命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缺文也据左傳范燮苑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俄空蔓曰之文再見康誥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全似告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漢儒戴記雜採傳説猶且尊為禮經獨於古文嘖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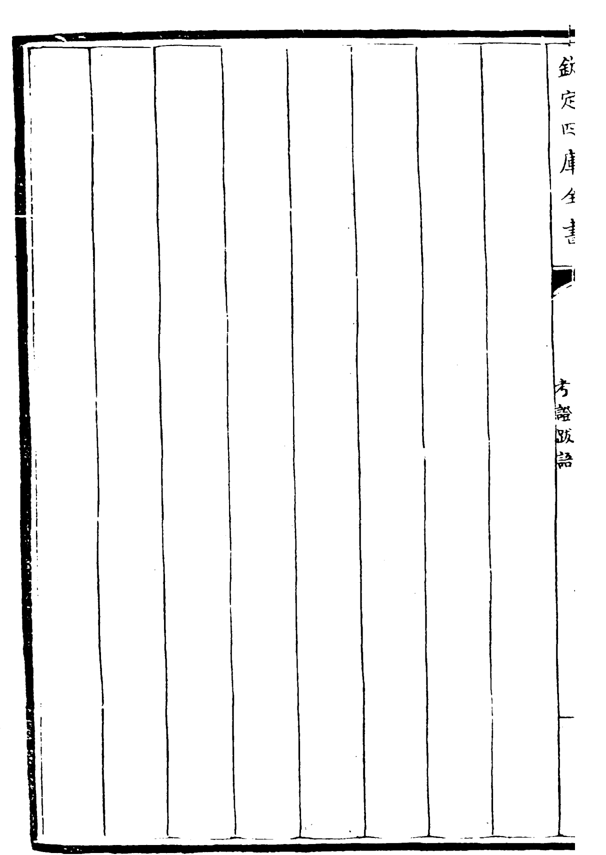
十萬言之繁猥也又非若馬融鄭玄輩動据中候璿璣鈐考靈曜諸緯書之奇怪不經也孔疏於制度典章徵引該博隨文剖晰時有折衷如解武成謂簡編斷絶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其然解臯陶謨庶明勵翼兼採王鄭二家解泰誓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据經正史記之違据傳闢讖書之誕有功聖經實為趙宋諸大儒道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

瑕録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由斯以談即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生諸儒之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為集傳宜毫髪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於信者半疑者半況孔傳作於前漢孔疏作於唐初者哉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蓋即解釋聖人之經而其難已如此也國子監本歲久版字漫漶刓敝亦缺者半完者半别風淮雨三豕渡河



每卷譌舛多有今奉

敕校刊臣與原詹事臣浩等廣蒐舊藏善本對讐是正訂譌補缺為之句讀以付開雕輯為考證如干條附記每卷之末其無他書可据雖明知文有脫誤概仍舊本志慎也臣謹識



考證跋語

謹案第四頁前三行即我御事刋本即訛既今改

第十二頁前三行掌為阱擭以攻猛獸刋本阱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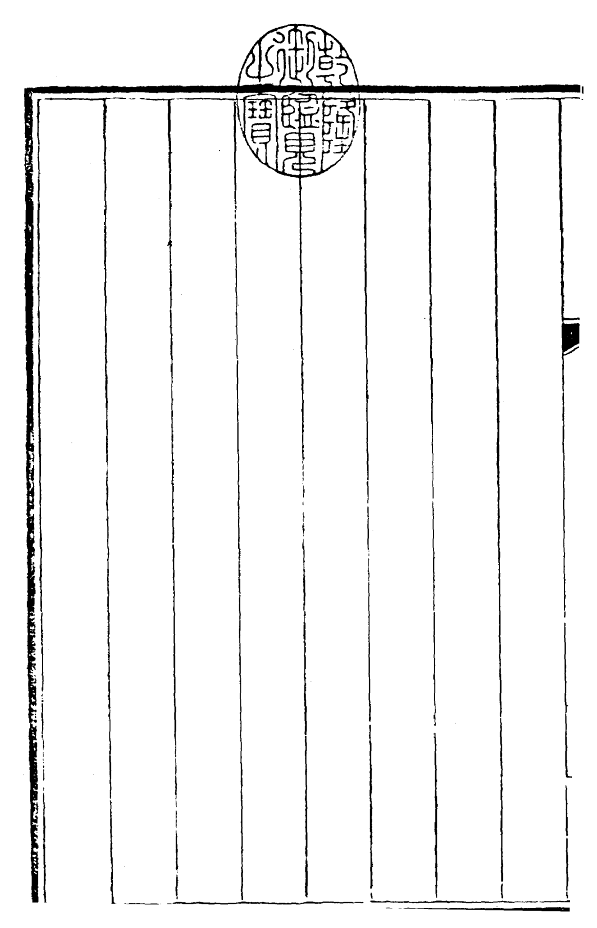
阱今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杜閉也刋本閉訛閑今改

第十九頁後六行河水清且漣猗刋本猗訛漪今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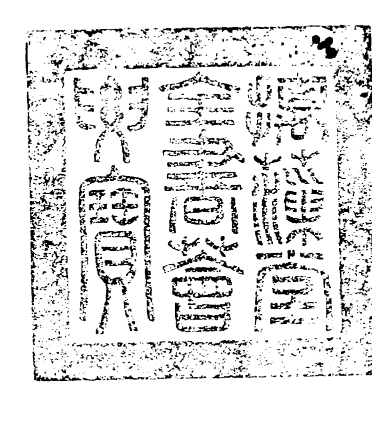
後序第四頁前二行考靈曜刋本曜訛耀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何瑞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台北市杭州南路1段55號11樓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